

黑鱼

HEIYU HEIYU

曹忠骏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伟大诗人歌德写下歌颂忠贞爱情的不朽名著

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，曾打动了成千上万的读者，
多少人为之流过泪；小说《黑鱼》正是描写了发生在
中国上海大都会里的维特式的爱情故事，
表现了一对青年在苦苦追求光明中的热恋。

作品字字句句记下了他们爱的痛苦，

爱的幸福；还有他们彼此的

悄悄的内心独白……



黑鱼

HEIYU HEIYU

曹忠骏 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

(豫)新登字01号

黑 鱼

曹忠骏 著 责任编辑 蓝纪先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8.625 字数170000

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-- 3,600

ISBN7-215-02016-9/I·206 定价 4.35 元

小 引

阿强上小学时，听了老师讲解我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以及辛亥革命时期秋瑾、徐锡麟、邹容等革命家的故事，立志长大了投考军官学校，为振兴中华不惜牺牲奋斗。抗战爆发失学，一边以擦皮鞋为生，一边向初中毕业的擦皮鞋青年小宁波学习文化。16岁那年，经小学级任薛老师介绍去上海益昌眼镜店做小帐房。

益昌老板的小老婆原是眼镜架作场老板娘，前夫去世后嫁给益昌老板时讲明，作场产业仍归她个人所有，待女儿小娟长大后，择婿继承前夫遗业。小娟升入初中不久，得知继父意图将她许配给侄子定富很不满。阿强来到了益昌，小娟和他相互怀有好感，小娟妈也很喜欢他。两年以后，小娟妈暗示阿强顺从老板别去补习学校读书，待小娟高中毕业，由她作主许配给他。小宁波庆幸阿强得此良缘，劝他听从小娟妈的话。阿强念念不忘志向，业余坚持学习文化。

1945年抗战胜利，阿强欣喜若狂，同时又愧对抗贡献，得悉了老板隐藏敌产，蓄意占为己有，毅然不小娟继父检举他。不料，前来调查的包打听将检举人露给老板。老板勾结包打听、警察局官员将阿强骗进说他“捏造事实，伪造证据”关押两月余。

12月22日，阿强获释。本书故事从这天写起。

第一编

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六

天空洒下蒙蒙的细雨。小宁波帮我提着网兜，我挽着包袱，恨恨地离开警察局。

跟随小宁波来到了他的三层阁，拧干了头发，我即怀着愤激的心情给蒋介石写信。

信的内容是在关押期间就想好的：

首先向他申诉：我原在上海益昌眼镜店做帐房，抗战胜利后，得悉了老板隐藏敌产，想到抗战八年，自己毫无贡献，为尽国民应尽之义务，向警察局检举他。不料前来调查的包打听却把我的姓名洩漏给老板。随后，老板与包打听、警察局官员和恶讼师狼狈为奸，设计圈套骗我进警察局，以“捏造事实，伪造证据”为名，说我犯了“诬告罪”，将我关押两月余，今天释放已失业，当局对此应负责。

接着向他诉说：沦陷区广大老百姓

对接收大员借“接收”为名，大发接收财的无耻行径切齿痛恨，要求他下令严惩，以慰民心。

最后，抄录管仲与齐桓公的一段对话：

齐桓公问管仲曰：“王者何贵？”曰：“贵天。”桓公仰而视天。管仲曰：“所谓天者，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。君人者，以百姓为天。百姓与之则安；辅之则强；非之则危；背之则亡。

信末强调自古以来“得民心者得天下，失民心者失天下”，如不严惩贪官污吏，势必失去民心，国民政府将不堪设想。

“阿强，算了吧，蒋介石哪会看你的信？落在包打听手里，会把你再抓起来，甚至把你害死！”小宁波看了信劝我说，“依我看，还是和小娟商量，能去她妈作场是上策。昨天我要培基关照娘姨，告诉小娟从学校回家后到这里来一趟。”

午饭后，培基来看我说，他送饭锅去老板家，听到老板和小老板娘在楼上争吵，老板骂我是他家“金鱼缸里的黑鱼”，要小老板娘约束小娟断绝和我往来；小老板娘要他良心摆在当中。培基又说：“这当口，定富穷拍小老板娘马屁。我看是瞎子点灯白费蜡，小娟的心还是向着你的，等会她肯定来看你。”

傍晚，小娟果真来了。她挨着我盘腿坐在地铺上，埋怨我检举她继父前没和她商量，使她妈现在很为难。小宁波问她：

“你妈以前挺会拿主意，为什么现在却听从他摆布？”

“不是妈听从他摆布，是阿强太伤妈的心了。”

“那么，你愿意阿强再去擦皮鞋？”

“我要妈让他去作场，妈不同意；我要他现在去谈谈……”

想到培基说她继父骂我是她家“金鱼缸里的黑鱼”，又听她说，她妈不同意我去作场，这还有什么可谈的呢，截断她话说：

“不是快要大考了吗？你不必为我费心，还是去复习功课吧！”

小宁波招呼她到一边低声耳语了一阵，她转身走近我：

“今天不去明天去，妈说你几句忍着点。”

小宁波送走了小娟对我说：“明天趁小娟继父去苏州看大老婆，你去见见她妈。她若肯帮忙，不再去擦皮鞋最好。”

十二月二十三日

走进老板家那条弄堂，抬头便见小娟的脑袋向我这边张望。上楼见了小娟妈，低声唤了她一声“师母”，往下不知说什么好。她坐在靠窗的椅子上，“嗯”了一声，指指八仙桌前的骨牌凳，从丝棉旗袍的胳膊窝钮扣上抽下手帕揉眼睛。小娟坐在她妈对面的椅子上，两眼红红的。见了她母女俩这般模样，心里挺不是滋味，坐下后垂头玩弄手指甲，象是犯了重大的过错，听候她发落。

“阿强，头发这么长，难道连理发的钱也没有了？”

我原是作好了准备挨她一顿训，没想她开口说的是这样一句话，鼻子一酸，差点儿掉下泪。我摇摇头解释：本想理了发来的，推开理发店的门，见了坐等的人很多，恐她们久等心焦没进去。

“说到根子上，你弄到现在这地步，没把你刚来时，我对你说的那句话听进去，记在脑子里！”

前年中秋节后三天，薛老师领我来到老板家里是他小舅父。我答毕了老板的问话站起来，小老板娘一声喊：“慢！”以为刚才多看了小娟几眼她要责备我，只得重又坐下。没想她伸出两个手指从我肩上捡起一根头发丝，斜转身凑在窗口往外一吹，转回头来对我说：“我只说一句话：‘要听先生的话，对你有好处。’这一句话，你要听进去，”她朝我耳朵一指，“记在脑子里。”朝我头上一点。那时不知她这句话的深远含义，只觉得她“一指”、“一点”的动作挺有趣。

薛老师教会我记帐回苏州去教书不久，一天晚上，小老板娘趁老板外出应酬，差娘姨来店要我去家里，问明了我的出生年月日，说我比小娟晚生两个月，又说小娟没兄弟姐妹，要我认她做姐姐。从此，小娟经常来店里找我问功课，有时约我去家里。那时也没往远处想，仅仅因她没“女小开”架子，性情又好，和她很谈得来……

“就算那时不懂，那么，今年五月，我特地要小娟对你说的话也不懂？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”从她重重的语调里听出，她是多么恨我不听她的话。

今年五月，我去“方氏英专”补习英文，老板说他店里不做外国人生意不准去，扬言不听他话要停我生意。她恐我和老板闹僵，暗嘱小娟用左手给我写信，化名翠翠说我妈托她带来一双拖鞋，不认识来店里的路，约我去“派拉蒙”电影院门口等她。我信以为真，凭她的信向老板请假，到了电影院门口才知她就是翠翠。观看了电影，她对我说，她妈要她向我挑明：为了对得起去世的前夫和小娟，同时考虑老板的大老婆生有一子一女，将来她在店里不会有地位，改嫁给益昌老板时讲定，前夫开设的眼镜架作场仍归她所有，劝我顺从老板，别去读英文算了，待小娟高中毕业，由她作主把小娟许配给我。可是，我以读的是晨课，店门开以前赶回不妨碍工作为理由，没听她劝告。检举了老板，她认为我在补习学校走上了坏道。

“我对小宁波说了，怪你闯了这么大的祸，先生停了你生意不让你到我作场去。要是和他闹翻，作场生产出来的眼镜架靠谁推销？你做过店里账房，知道我的眼镜架有些直接卖给他店里，有些靠他帮我推销。小娟是没砣的秤——分不出轻重，要我和先生分手，带她和你回作场去。你说说，你有没有本领把作场生产出来的东西推销出去？”

我正想说没本领，话没出口，忽然，一串钥匙正落在我手背上。我吃惊地抬起头，小娟双目逼视我，下巴向我翘翘，似乎暗示我回答她妈说“有本领”。我可不愿这样说，抬起钥匙圈上的旅行小剪刀剪指甲，以此掩饰没领悟她的意思。

“看见了吧？”小娟妈侧脸对小娟，“我碰上你们三个

冤家，前世不知作了什么孽！”

我明白，她说的三个冤家是指老板、小娟和我。和我一起睡在益昌前楼的小学徒培基曾对我说，他从娘姨那里听到，早在我进益昌前，老板已有心思要小老板娘把小娟许配给他的侄子定富，因小娟看不中定富，她也看不中，推说小娟年纪还小。我来益昌后，小娟和她都看中了我。她要我听老板的话，没想我检举他。如今，老板要她约束小娟断绝和我往来，小娟却要她和老板分手，难怪她说我们三人是她的冤家了。见她四十多岁的年纪，黑发里已出现了银丝，不觉可怜起来她了。

“阿强，栽了跟斗要变得聪明些，别再象过去那样胡思乱想了，什么爱国、考军官学校，还是认认真真学做生意好。我要先生良心摆在当中，想到你没把一百零八箱眼镜片也写在检举他的清单上^①，赔给你十打眼镜。我呢，给你一箩（十二打）眼镜架，赔给你，送给你。随你怎么说都可以。你拿这些做本钱，去跑码头做小批发，好不好？”

天哪，我怎么会做这种生意呢！失学以来，我利用一切时间学文化，希望达到高中程度考军官学校，从没认真学做生意。要我去作场记账、装配眼镜架都可以，去向老板们低三下四说好话兜生意我不愿，赌神罚咒把次品说成好货我不会，无休止的讨价还价我也不耐烦。我把钥匙圈放在八仙

① 当时没把这一百零八箱眼镜片写在检举清单上，那是因为考虑老板给日人横山送去一些现款和礼物，为了表示我检举他是尽国民应尽义务，不是和他有私怨。

桌上，两个指头把它朝小娟那边轻轻弹过去，瞧着她的眼睛小声说：“码头我跑不来。”

“谁生下来就会跑码头的？吃饭也得学会拿筷子！俗话说：一回生，二回熟。我不是要你去赚大钱，是要你去见见世面，学点做生意的本领。你倒说说看，你连这样的小批发生意都做不来，把作场交给你经营，我能放得下心吗？”尽管我小声对小娟说，小娟妈还是听见了，她显得十分生气说。

“妈的话你听懂没有？不是要你一辈子跑码头！”小娟的话音里象要哭出来似的。

“回去好好和你小宁波哥哥商量商量，这是我几夜没睡好觉想出的主意。当着小娟的面，我把话说在前头，你不去，别怨我不管你。俗话说：一手要换两人难。我呢，一手要换你们三个冤家难上难！”说完了，她站起来，“你马上去理发、洗澡，把身上的晦气全洗干净！”

小娟送我下了楼，面露愠色埋怨我：“你知道我对妈说了多少好话？她问你有没有本领，你说有本领就是了，去了作场会把你推出来？”唉，她比我更幼稚！她妈分明料到我不会说有本领，才故意这样问，她倒当真的了！就算我说了有本领，她妈会让我去作场？我不信！从她的话里不难听出，只有在我和老板搞好关系的前提下，她才愿意把小娟许配给我。如今她再也不会象从前那样喜欢我了。小娟接着埋怨我，不说有本领，为什么又不答应妈去跑码头？我说，乘火车、上饭店，租旅馆得花不少钱，做不到生意没钱赔本，不如再去擦皮鞋，擦一双赚一双钱稳当。她狠狠地瞪我一眼：“多

有出息！听妈的话去跑码头，藕断丝还连，不听妈的话，藕断丝也断，懂不懂？”

我和小娟相互产生好感，是从第一次见面时开始的。

在这以前，我和小宁波生活在一起以擦皮鞋为生。某天，薛老师来我摊上擦皮鞋认出了我是他的“高材生”，出于对我同情，把我介绍给他小舅父做账房。为了使老板相信我是“初中毕业学过一年簿计”的学生，预先借钱给我打扮全身上下焕然一新：新的白衬衫、新的西式蓝卡其长裤、新的米黄色短统袜和新的短统白跑鞋。理了发，小宁波跟我开玩笑说：“多漂亮的小伙子，老板娘要是有了女儿一定相中你。”以往我头发蓬松，从不修面，穿的是从石路上旧衣铺里买来的肥大的中式短裤衫。别说小宁波看了我这身新的打扮惊喜，就是我自己也感觉仿佛不是昨天的“阿强”了。我，就是以这样一副全新的姿态与昨天的“阿强”告别，而以“小账房先生”的身份来到小娟面前的。

那天晚上，老板坐在八仙桌旁的太师椅上，拿牙签剔牙齿，露出半只金牙，象有三分在笑的样子。小娟妈坐在桌旁另一边太师椅上喝茶。小娟坐在面向窗口的椅子上做功课，听到脚步声，转过身来，喊了薛老师一声：“国雄哥！”看到我时脸一红，立即拿起课本、练习簿走向靠墙的小方桌。

“这是伍先生，这是伍师母，这是娟娟。”

随着薛老师的介绍，我分别向他们一一鞠躬。老板点点头；小娟妈微微站起弯弯腰；小娟回敬我一鞠躬。对于我这个穷小子来说，有什么比以平等的态度对我更引起我好感呢？

没有！看到她没有一点“女小开”的架子，回敬我一鞠躬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我的心情很激动。这是我有生以来，第一次受到别人向我鞠躬，而她的身份是“女小开”！就在这刹那间，我对她产生了好感，认真地端详她：头上是黑色绸带的蝴蝶结，齐耳的短发；身穿白衬衫、黑裙子，脚上是搭襪的白跑鞋、红色翻口短统袜；再看她那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闪闪发亮，多惹人喜爱的姑娘！我真看得出神了。小娟妈站起，凑在小娟耳口不知说了些什么，小娟去端了一盘芝麻花生糖放在桌上说：“国雄哥，你们大家吃！”我仰脸对她说：“谢谢！”她说：“不谢，不谢！”和我对视一笑。……

我们之间的感情明显地进一步发展了，是她上了高一以后。那时，她已经知道我以前是擦皮鞋的，而她，却并没因此嫌弃我，仍然借口问我功课来店里找我。一天晚上，帐房间很闷热。定富用香皂洗净了毛巾，洒上几滴香水，递给小娟：“看你头上的汗……”小娟头也不回，把毛巾一推，冷冷地：“我不热。”定富讨了个没趣，走出帐房间以后，小娟拿起我写字台上的毛巾擦了一把脸，对我一笑。我说：“我的毛巾有汗酸味。”她笑说：“你不知道？感情对香臭能起化学反应：香的会变臭，臭的能变香。”我嗅到她头发里的汗酸味，确也觉得是香的。

那年冬天，某星期六的下午，我去江西路解营业税，经过扬子饭店门口，小娟喊住我，陪我一起去。起初以为是偶然相遇，听她说从培基那里知道我这天去税务局，饭后特地在那里等我，要我约定每月解营业税月初第一个星期六下午

去，因为周六下午她不上课。就在这天，一路上跟我说了许多心里话。说她是上小学那年跟她妈改嫁来到继父家的，听人家喊她“拖油瓶”心里很难受，希望快些长大搬回作场去。知道了继父想把她许配给定富，再也不愿和他同桌吃饭。又说她没有兄弟姐妹，十分孤独苦闷，只有跟我在一起谈谈说说，才感到心情舒畅，但又不能常去店里找我。要我答应继父外出应酬时，她托娘姨或培基传口信要我去她家别不去。那天风很大，经过百货商店，她用积下的零用钱给我买了一条围巾，亲自围在我脖子上。从那以后，每月解营业税她都陪我去，有时托娘姨或培基约我去她家或去西藏路散步。虽然我们并没有订婚，但在双方心里都以为待她高中毕业后，她妈会作主……

检举了她继父，埋怨我不该不和她商量。关押期间她来看我时很生气，以为她不会再睬我了，没想她现在对我仍是那样多情，甚至要妈和继父分手。现在，见她因我不说“有本领”也不愿去跑码头那痛苦得扭曲的脸，心里比她不理睬我更难受，只得答应她跟小宁波商量后再说，她才抹去泪回去。

理了发，我将小娟妈的话和小娟对我的不满告诉了小宁波，他说：“去跑码头，你和小娟的关系更进了一步；不去，逆了小娟妈的心，你和小娟的事就难办了。”我说了看她母女俩为我愁眉苦脸很难受，宁愿她们不管我，他道：“你想过没有，你去擦皮鞋，小娟会更难受。人家会笑她，上海滩上的好的青年有的是，为什么相中一个擦皮鞋的？”又说：“去跑码

头即使蚀去盘缠开销，小娟妈也不会要你赔钱，怕什么？”

这时，培基走进三层阁，盯住我脸说：“理了发比昨天漂亮多了！”随即给我“方氏英专”方老师的来信。

方老师在信中问我，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去上课，是病了，还是现在天亮得晚不能去上晨课？在我的老师中，除了薛老师，要数方老师对我最关心。有时恐怕上课回来迟了遭老板训斥，去的特别早，他家卧室的门还没开，方师母在房内不满说：“这么早，怎么行啊！”方老师穿着汗衫、短裤，把房门拉开尺把宽，递给我骨牌凳，指指灶间安慰我“不要紧”，还称赞我勤奋好学“难得”，以古今中外名人鼓励我。读完了信决定明天去看看他，如他能帮我介绍职业，那就可以免使小娟和她妈为我操心了。

十二月二十四日

方老师听我叙述了失业经过，气愤地说：“真是岂有此理！”方师母对他说了几句英语，他闭目沉思一会，睁眼看看手表对我说，他的英文打字机坏了，要我帮他拿到永安公司后面一家打字机修理所去，然后带我去他的老同学那里，或许能帮我介绍职业。问他的老同学做什么的，他说在四马路警察局当课长。我在那里被关押了两月余，对当官的挺反感不愿去。他说，当官的不都是坏的，他的这位老同学挺有正义感，对他的清贫生活很同情，不久前答应帮他办个象样的英专，今天去问问他资助的款子什么时候能给他，顺便说说我的事，请人介绍职业总得见见面。听他说得如此诚恳，也

就跟他去。

我随方老师走进警察局，乘电梯上了楼，茶役迎上来问我们找谁。方老师从呢大衣掏出一张名片给他，说有要事找某课长。茶役接过名片看了一眼，向方老师一鞠躬，领我们进会客室。我瞥见那名片上印有“上海方氏英文专修学校校长”的头衔，脑海立即映出他家的卧室，一张课桌椅也没有，名片上居然印着这样一行字，不禁以诧异的眼神朝方老师笑笑。他似乎看出我这时想什么，在沙发里坐定后微笑地对我说：“名片对社交很重要。你别小看它，没有它，茶役不会对我这样恭敬。”大约坐等了十分钟，一位风度翩翩的警官手持名片走进会客室。他穿着黑呢警官服，斜挂武装带，肩上是少校衔，看去比方老师年轻四、五岁。他满面春风，握住方老师的手使劲摇晃：“什么风把你老兄吹到我这里来的？”方老师把我介绍给他，说是为我的遭遇气愤不平，请他主持公道。嘱我把失业经过向他诉说一遍。他斜靠沙发、半闭着眼听完了我的诉说，伸出食指对我说：“你在检举老板前，请你老师跟我打个招呼多好！”我不理解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，一时无言答对。他转向方老师笑笑，吐出一串英语，方老师也以英语对答。会话过程中，课长谈笑风生，时而耸肩大笑，显得轻松愉快，而方老师谈吐讷讷不畅，时而皱眉叹息。从我仅能听懂他说的“帮帮忙”，“谢谢你”猜测，似乎有事求他的老同学。会话持续了大约半小时，课长抬起手腕看了一眼表，才用中国话说：“很抱歉，这事不属于兄弟管辖范围，爱莫能助。”显然，此话也是说给我听的。